

紅湖赤卫隊

电影文学剧本

洪湖赤卫队

(根据湖北省实验歌剧团演出的同名歌剧集体改编)

梅少山 张敬安 陈方千 执笔

北京出版社

1961年

出版說明

电影文学剧本《洪湖赤卫队》是根据湖北省实验歌剧团集体創作的同名歌剧改編的。

剧本写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洪湖一带，党领导下的一支赤卫队，与白匪軍、土豪恶霸展开革命斗争的故事。剧中生动地塑造了共产党员韓英、刘闖等的英雄形象，表现出他們的革命理想和贯彻正确战略思想的坚定精神，反映了他們机智果斷、坚貞不屈的英雄气概。同时还可以看到党和群众血肉相依的关系和人民武装从小到大的发展。

这个剧本曾經发表过；这次出版时，由本片导演之一陈方千同志根据攝成的影片，做了較多的修改。

为了便利讀者，我們还选了《洪湖水浪打浪》等五首优秀的插曲，附在剧本后面。

洪湖赤卫队 (电影文学剧本)集体改編 梅少山、張敬安、陈方千执笔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35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 印张：2 6/16 · 插图2 · 插頁：2 · 字数：53,000

1961年4月第1版 1961年12月第3次印刷 印数：28,001—48,000册

統一书号：10071·582

定价：(7) 0.34元

雄偉壯闊的音乐起。

朝霞絢麗，日將東升，快速推出片名：

《洪湖赤衛隊》

(字幕)(畫外音)洪湖是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中心。一九二七年，黨領導洪湖人民，在全國秋收暴動影響下，掀起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摧毀了反動統治，建立了紅色政權。一九三〇年夏天，白匪趁紅軍開辟新區之際，糾集豪紳惡霸，卷土重來，妄想復辟。

在毛澤東思想光輝照耀下，洪湖人民經過艱苦曲折的戰鬥，打垮了白匪，有力地配合了井岡山、大別山根據地的革命鬥爭。

一九三〇年，夏。

洪湖赤衛隊的大幅紅旗迎風招展。

千里洪湖掀起巨浪，空中烏雲襲向太陽，芦葦蒿草左右搖晃，烽烟塵土滾滾飛揚。

赤衛隊員們、乡亲们高举无数幅紅旗，執着刀矛、魚叉、葱担、鑊刀、斧头、鳥銃，担着担架等，威嚴雄壯地从岸边、湖上奔向彭家墩乡蘇維埃門前的廣場。

一股巨浪，排山倒海般地扑來……。

(合唱)洪湖水哟翻白浪，

岸边尘土揚，

枪声四处起，
天暗日无光。
白极会，国民党，
卷土重来如虎狼，
杀人抢粮烧村庄，
要把洪湖变屠场。

广场一侧的青石台阶上，有座旧式高大的瓦房，大门前挂有“沔阳县彭家墩乡苏维埃政府”的木牌，墙上写着“打土豪，分田地”的红色标语，两只青石狮子昂立在大门两旁。

远处是蜿蜒坚实的堤防，堤外棉苗青，早稻黄，无数葵花正向阳。

近处，靠着堤坡有株古老的柿树，一面写着“保卫苏维埃！”的大船帆悬在树上。树下，几个赤卫队员虎视眈眈地注视前方。

歌声中，各股人群从四处拥到广场上，不少人从乡苏维埃政府大门中穿进穿出，大家正在紧张备战，形势急如燃眉。

(合唱继续) 绑担架，备千根，

磨大刀，擦标枪，
镰刀斧头都拿上，
葱担鱼叉肩上扛。
我们打先锋，
我们紧跟上。
我们救伤员，
我们送饭汤。
军号吹得震天响，
红旗哗啦啦迎风扬！
苏区人民怒满腔，

坚决打垮白匪帮，
大家一心向着党，
连接成铁壁铜墙，
怀着仇恨，奔赴战场，
保卫苏维埃，保卫家乡！

歌声刚停，春生先一步从大门里跑出来，高声喊道：“同志们，刘闾哥来啦！”

众队员和乡亲们闻声，有的转头朝大门张望，有的兴奋地挥舞着刀枪朝大门口拥去……。

过了一会，洪湖赤卫队的大队长刘闾，身背大刀，威武地从大门口闪出，昂立在高台阶上。秋菊、黑牯和号兵小刘紧跟在刘闾身后。

刘闾虎眼圆睁，环视了一下四周的人群，瓮声瓮气地问：“同志们，准备得怎么样了？”

队员们气势昂扬地回答：“准备好了！”

刘闾：“好！准备出发！”

队员们拿起武器正准备出发，突然，赤卫队员克虎气喘吁吁地跑来，分开人群一步跳上石阶，匆匆地跑到刘闾身边，说：“报告大队长，彭霜天带领白极会，配合国民党保安团，沿路烧杀，已经到达十里渡口！”

群众闻讯，个个愤怒填胸……。

“好哇！敌人是鱼儿投网来了！”刘闾说着，腾腾几步跨下石阶唱：

（领唱、众合）狂风吹不落太阳，

暴雨冲不垮山岗，

哪怕敌人逞疯狂，

苏区的人民坚如钢！

男女老少齐上阵，

定把白匪消灭光！

刘闾和大部分赤卫队员們斗志昂扬，跃跃欲冲……。

这时，黑牯跑近刘闾身边恳切地说：“慢点！刘闾大哥，沒有县委的指示，我們不能輕举妄动啊！”

秋菊上前两步唱：

韓书记清早去开会，

临行再三来叮咛，

叮咛我們行动要谨慎，

等候县委下命令。

刘闾克制满腔怒火跨上一步，心緒如焚地朝远方張望。……

赤卫队员和乡亲们也都焦急地望着远方。……

合唱声起：

船无舵，没把稳，

人到急时盼韓英，

韓英啊，韓英！

你怎么还不回程？……

一骑枣紅大馬，穿过堤岸上的密密柳林，远远地飞驰而来。

韓英伏在馬上，紧勒缰绳，焦急地注視前方。

韓英揚鞭催馬，駿馬趟过小河直向彭家墩奔去。

远处十里之遙，濃烟凌空升起……。

十里渡口，一片火海，火舌趁着風势，怒卷着堤上的草房。
匪兵們滿載搶劫的物資，艰难地向前移动……。渡口边的河滩

上，白匪橫七豎八地留下一片尸首，两只小船燃燒着。显然，敌人在这里遭到过在渡口的赤卫队的阻击。

白匪軍馮团长騎着一匹黑馬來到河边，得意洋洋；彭霸天騎着白馬，出現在馮团长的身边。

彭霸天：“团座用兵如神，彭某欽佩之至。”

馮团长：“哈哈，这也是老兄的白极会协助之功嘛！”接着又对張副官說，“張副官，命令全軍火速渡河，直扑彭家墩！”

張副官：“是。馬上出发！”

保安团匪兵、白极会匪徒慌乱地边鳴枪边向渡口扑去……。

彭家墩。远处不断傳來枪声。

刘闢憤怒地注視着枪声傳來的方向，背在他身后的大砍刀閃閃发光，刀柄上的紅綢迎風飄舞。他情緒激昂地唱：

枪声陣陣心如焚，
不能让敌人再横行！

两旁的赤卫队员和众乡亲怒火填胸地合唱：

为了苏維埃，
为了众乡亲，

刘闢和众队员一起高唱：

冲上前去消灭敌人！

刘闢这时再也克制不住心头怒火。他猛然从身后拔出雪亮的大砍刀，大吼一声：“不怕死的跟我来！”說着将刀一举，轉身向前冲去。

霎时，只見紅旗招展，刀枪閃光，队员们随刘闢在滾滾尘烟中冲向岸边，人声吶喊，气势冲天……。

这时，画外傳來韓英高亢的喊声：“同志们！站住！”

秋菊聞聲轉頭一看，驚喜地喊道：“韓書記回來了！”

劉闢、黑牯、克虎、春生和眾隊員、鄉親們聽見秋菊的喊聲，也都停步回身張望。

韓英飛馬而來，緊勒繮繩，枣紅馬前蹄騰空而起，發出震耳的嘶聲。

人們潮水般地向韓英擁來，爭相詢問，

“韓書記你可回來了！”

“縣委有什麼指示？”

“……”

劉闢搶上前來，說：“韓英同志，我們正要去向敵人討還血債！”

韓英：“對！向敵人討還血債，我們要叫白匪來一個死一個，來十個滅五雙！”

劉闢：“讓我劉闢打頭陣，我要叫白狗子尝尝赤衛隊的鐵拳。”

韓英：“劉闢同志，目前我們不能硬打。”

“什麼？不能硬打？……”大家互相議論着。

韓英跳上石階伸出胳膊比划着，大聲說道：“同志們，我們是這樣打人有力量？還是先把手收回來，再打出去更有力呀？”

群眾試着先把手收回來，再打出去：“當然這樣更有力！”

韓英：“對呀！為了更有力地打擊敵人，縣委決定，各鄉赤衛隊馬上撤退！”

劉闢：“撤退？”

韓英繼續講下去：“上級指示我們，必須保存好力量，緊緊地拖住這股敵人，配合紅軍的行動，然後再幹淨徹底地消滅他們。”

黑牯：“对，韓書記說得有道理。”

群众議論紛紛。

韓英走近刘闢，說：“刘闢同志，你把队伍的行動布置一下吧！”

刘闢楞了一会說：“行動，你布置吧！”

韓英：“还是你布置吧！”

“这样的行動，我刘闢从来没有布置过。”刘闢一面說着一面向大树下走去。

韓英微微笑了一下，說：“好吧。黑牯同志，帶領你的小队，去七里渡口阻击敌人，等大队撤退后，再由小河下湖。”

黑牯应道：“是！三小队随我来。”說着就跑步走了。

韓英繼續布置任务：“四小队！帮助乡亲们坚壁清野！”

四小队長：“是！四小队跟我来！”

韓英：“王金标！”

秋菊跳上石阶說：“催了好几次，到現在他还没有来。”

韓英轉对号兵小刘命令道：“小刘！命令王金标和他的小队馬上到这儿来集合！”

小刘：“是！”

韓英接着对秋菊說：“秋菊！時間紧迫，根据县委的指示，让同志们和乡亲们立即做好新的战斗准备！”

“是！”秋菊应声和众队员、众乡亲紛紛散去。

韓英这时朝着刘闢望去，只見他正心緒煩乱地站在大树下，韓英走近刘闢身边，亲切地說：“刘闢同志，說說你的意見吧！”

刘闢坦率地說：“我是有意見！”（唱）

密云不散难見天，
話未說明心中煩。

紅軍走時留下話，
家鄉交給我們管。
我們就被保衛人民，保衛黨，
保衛土地保政權，
如今不戰就撤退，
這叫什麼赤衛隊員？

韓英：（唱）風勢不順不張帆，
作戰不單憑勇敢。
紅軍出征到江南，
我們硬拼，
定會出困難。

劉闢：（唱）牯牛再掣服人管，
莫給白匪長氣焰，
秤砣雖小壓千斤，
彭霸天不除，
我心不甘！

韓英接着說道：“彭霸天是網里的魚，籠中的鳥，逃不脫，飛不了。我們這次撤退，是根據井岡山打白匪的經驗才決定的。”

劉闢：“井岡山的經驗？”

韓英：“對！毛澤東委員在井岡山根據地，用‘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方法，打垮了千千萬萬的白匪軍，使革命的紅旗插得更多，舉得更高了！”

劉闢听了，自言自語地說：“毛委員……毛委員真用這方法打仗？不，我們這裡沒有井岡山，我們……”

韓英：“我們這裡有千里洪湖！更重要的是，我們有黨和毛委員的教導；只要我們象葵花向陽那樣，時時刻刻和黨連在一

起，我們就有力量移山倒海。不然，單按自己的想法鬧革命，往往是會碰釘子的。”

劉闖有所領悟地點了點頭……。

正這時，王金標氣喘吁吁地跑了過來：“韓書記，我們小隊都到齊了。”

韓英嚴肅地說：“金標同志，催你幾次，為什麼不馬上集合？”

王金標回答道：“我幫我們小隊準備糧食去了。”

劉闖搶上一步問：“王隊長，是你們小隊重要，還是大隊的統一行動重要？”

王金標看了韓英一眼，表面溫和地對劉闖說：“劉大隊長，何必把事情說得這麼嚴重啊！”

韓英緊接着對王金標說：“劉闖同志的話是對的。我們是黨領導的赤衛隊，應該有嚴格的組織紀律……。這樣吧，通知你的小隊，按大隊的計劃做好撤退準備！走！劉闖同志，我們分頭去檢查一下！”說着和劉闖向街裏走去。

王金標上前一步望着走遠的韓英和劉闖，臉上浮現出一層不愉快的陰影。

村街上，乡亲们趕着鴨群和牲口來來往往，充滿着一片忙碌緊張的氣氛。有的赤衛隊員幫助乡亲们埋藏糧食和衣物；韓英和乡亲们打着招呼走過。

在胡子爹的後院里。

胡子爹正在緊張地收拾着魚網，他的孫女小紅匆匆跑進後院，說：“爷爷！韓書記來了！”

韓英跟着走進了後院，胡子爹一看，忙叫小紅把魚網拿到屋

里去，小紅会意地把魚网抱进屋里。

韓英湊近胡子爹身边放低声音說：“你是墩上沒有露面的黨員，党决定你留下，担任交通工作，你同意嗎？”

胡子爹坚定地回答說：“韓書記，有任务你就快交代吧！”

韓英：“你的任务是与地下党的一位同志联系，傳遞情报，你們联系的信号是：他用紅花白烟嘴，去掉烟头吹两下，你就說：‘人老了，弦也調不准啦！’……記住了嗎？”

胡子爹又把联系信号重复了一遍，然后說：“韓書記，放心吧！”

韓英：“組織决定，为了便于行动你还是带着小紅去卖唱。”

这时，克虎、秋菊、小刘匆匆跑来。

克虎对韓英說：“报告韓書記！敌人离这儿只有六七里路了！”

韓英一听，斬釘截铁地对小刘說：“小刘！赶快集合队伍！”

“是！”小刘应声跑步走了。

韓英轉身又对克虎說：“命令黑牯同志繼續阻击！”

湖边堤岸上。馮团长、彭霸天催馬率領着匪徒們疯狗般地沿堤岸奔来……。

湖上蒿草丛中，赤卫队员朝堤岸打了两枪。

堤岸上。匪馬連长听见枪声，慌忙跑到馮团长馬前，指着湖中报告說：“团长！前面发现敌情！”

馮团长勒住馬，举起望远鏡朝湖中一看。只見远处湖上，船桅如林，紅旗在桅杆上迎風飄揚，緩緩向岸边移动。断續的机枪声不断傳來。

馮团长放下望遠鏡有些惶惑地指着湖上，立刻下命令道：“給我狠狠地打！”說着與彭霸天一起，狼狽下馬。

匪徒們慌亂地向湖中鳴槍，馮团长冲到一挺機槍跟前，瘋狂地大喊：

“打——！”

匪機槍射擊，槍口閃光，彈殼飛落……。

湖上。蒿草叢中，黑枯赤背藏在水中，手中拉着一根長長的繩子，繩子的另一端系着幾個蒿排，上面插着“桅杆”，挂着小紅旗，緩緩向前移動。春生在一旁往破洋鐵筒里放着鞭炮，發出“砰砰”的声响……。

匪槍的子彈在蒿排前後激起陣陣水花。

緊急的號聲中，赤衛隊員扛着梭鏢、大刀等，向彭家墩廣場涌了過來。母送子，妻送夫，邊走邊叮囑，依依不捨。

隊伍快齊了，鄉蘇維埃門前人山人海，遠處槍聲愈來愈近。

韓英的母親背着包袱步履穩健地走來。一直走向韓英，喊道：“英姑！”

韓英迎上去說：“娘！”

韓母交給女兒一個小布包，又從身邊拿出一把耍三棒鼓用的小刀，說道：“這把刀用過兩代人了，你帶去，不要忘了給你爹報仇……”

韓英心領神會地答道：“娘……”

這時又傳來一陣清晰的號聲。

韓母：“去吧，大家都等着你哩！”

韓英又看了看母親，轉身走進人群，跳上石階說：“乡亲们，

我們就要出發了，洪湖的水好喝，洪湖的人民是吓不倒的，白匪胆敢踏進洪湖，定要他們粉身碎骨。好，馬上出發！”

赤衛隊員們英武昂揚，高舉紅旗，唱起《赤衛隊之歌》，列隊離村。男女鄉親，夾道相送。

(齊唱、輪唱)洪湖水，長又長，

人心向着共產黨，

賀龍領導鬧革命，

紅旗飄揚打勝仗。

男人手拿紅纓槍，

婦女持刀保家鄉，

赤衛隊員真英勇，

堅決消滅白匪幫。

歌聲中，胡子參和幾個婦女難過地從大門口摘下鄉蘇維埃的木牌子，克虎沖上階梯一把抱住木牌，久久不忍放手。

小紅、小保撲向克虎懷裡，難舍難離……。

站在大樹下的劉闖看着這情景，兩眼閃着對敵人的切齒仇恨，猛然轉身拿起自己的大砍刀，看着它激動地說：“刀啊！刀啊！你白白地跟着我劉闖啊！”說着舉起砍刀，猛朝一根枝桠砍了下去。樹枝刷地落地。劉闖又俯下身去抓起一把家鄉的泥土，兩眼充滿了淚水。他抬眼看了看鄉親，信心百倍地說：“鄉親們！我們赤衛隊一定會打回來的！”

劉闖說着轉身隨隊伍奔向河邊。鄉親們隨在隊伍的前后左右，依依送別……。

船上升起了帆篷，隊員們先後登船離岸。

岸上鄉親遙遙相送。

船兒迎着風浪駛向湖心。

枪声更近了。

乡亲们纷纷隐入小巷和自己家里，关起大门，放下窗板。彭家墩到处是敌人即将来到的景象。

临近黄昏的时刻。街头、小巷渺无人烟；匪兵们鸣枪进村，彭家墩暂时落入敌手。

胡子爹半开着门缝朝外张望，匪兵们的身影从门外闪过，人馬嘈杂，一片混乱。

胡子爹轻轻将门掩闭，转过身来，两眼仇恨地怒视着前方……。

华灯初上。

彭霸天的院内。

一盏大红寿字灯笼，吊在厅内门首，檐下张灯结彩，走廊的乌红柱子上，挂着一幅黑底金字对联：“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上面横着四个大字：“恩泽邻里”。

院内，老么和几个匪徒忙着接待客人。

内厅，灯烛辉煌，土豪、湖霸、地主、会首、流氓……凑在一起，他们在高声地互相交谈。

彭霸天：（唱）石板栽花无根底，

穷鬼竟想上天梯，

三十年河东，

四十年河西……

哼，江湖又成了，

我们的天地！

彭霸天与客人们互相寒暄，老么匆匆走进内厅：“稟老太爷，

馮团长到。”

彭霸天：“請，快請！”

彭霸天在前，众客人尾随着迎出內厅。

馮团长、張副官、几个卫兵和抬着枪彈的匪兵已經走到院內。

馮团长：“兄弟来迟，众位久等啦。”

彭霸天：“哪里哪里。老么，吩咐上宴。”

馮团长：“不，兄弟是一来庆寿，二来辞行呀。”

众劣紳聞言非常惊異。

彭霸天：“团座有何公务？”

馮团长：“共軍在江南活动頻繁，上司命令，各路兵馬准备圍歼！”

大家听了面現喜色。

彭霸天：“……团座虎威远隔，我們……”

“不用耽心，嗒……”馮团长說着指着放在地下的步枪和子彈，“这就算是兄弟送給你的寿礼吧！”

彭霸天俯身拿起一枝枪，喜形于色地說：“真乃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团座也。請吧……”

众劣紳簇拥着彭霸天、馮团长走入內厅。

張副官剛走上台阶，老么就諂媚地迎上去說：“張副官，您也請……”

張副官向老么伸出大拇指滿臉堆笑：“我說么哥，你可真是一把能踢能打的好手哇！”

老么受寵若惊地：“哪里，張副官太夸奖了……請吧！”

張副官朝匪馬連长喊了声：“把枪拿进来！”

众匪兵背着枪枝子彈隨張副官走入內厅，把枪彈放在柱子